

在罗家营等你

刘捷



春天是骚动的季节，秦岭里的阳光还没站稳脚跟，茶树便沉不住气似的万头攒动。那一叶叶嫩芽，如出水芙蓉般水灵，又似轻歌曼舞的女子，在春光闪耀中拨动着春天的狂热。

作为茶树在中国生长的最北区域，早在汉朝时期，陕南就成为中国七大茶区之一，贡茶历史更是上千年。虽然同在北纬30度附近，但秦岭的茶却在不同的地域活出了各自的个性。宁强雀舌形似雀舌，汤色绿亮；紫阳毛尖绿芽尖尖，汤色清澈鲜艳；午子仙毫叶形细匀，茶汤甘洌可口……还有秦巴雾毫、汉水银梭、平利富硒、商南泉茗等。它们用自己的味觉，诱惑、勾引着秦人成为盟友，在秦巴山地扩展着自己的天地。

我曾在汉中的镇巴县造访过茶山。那是一条只能走过双脚的山路，蜿蜒得就像一条蠕动的蚯蚓。路的一边是灌木丛生的陡峭山林，一边是不太规整的梯田，而茶园就在云雾缭绕的半山上。我们是迎着朝阳上山的，路程还没走到一半就已经气喘吁吁，仰头看去，山上的茶园里已人影绰绰。

在朋友的鼓励与搀扶下，我终于坚持到了半山腰的茶园，此时我才看清，茶园里采茶的是一群十几岁的小孩。只见他们一脚斜撑着身子，双手欢快地像小兔子在茶树上东跳西蹿。随着双手娴熟地舞动，一枚一枚嫩芽便被请进挂在腰间的竹兜。

茶厂厂长给我们介绍，这些都是附近村子里的小孩，他们每逢周末都上山采茶。别看这些孩子年龄小，采起茶来却能顶多半个人。看着孩子们快捷的手法，我也想一试身手，却不料，不是扯断了茶叶，就是捏碎了叶子，或者带下了茶梗，总不得要领。厂长说，不同的茶采摘部位不同，有的采一个顶芽和芽旁的第一片叶子，叫一心一叶，有的多采一叶叫一心二叶，也有一心三叶的。采茶要心地虔诚，用力轻盈。听着厂长的讲解，我似有所悟。看着那一张张红扑扑的小脸，我为孩子们早早地理解生活而感动。原来这里的茶香，人更是美。

采茶不易，制茶也不简单。我曾在安康观看传统的手工制茶，那也是一个辛苦所能表述？

采摘下来的茶叶特别娇气，需要尽快去除水分，否则就会发苦生臭。温暖的阳光下，一片新绿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茶篮。那些沾满阳光雨露的嫩芽，或尖细如针，或细绒覆裹，经过日光萎凋或高温炒制后，不仅没了苦涩反添香醇，而且还叶质柔软，便于造型揉捻。

那些打焉的茶叶，就在茶篮里，被茶农用手轻揉着。那是一种看似有力却是柔软的揉法，粗糙中见细致。不同的茶其揉捻程度也不一样。大多数的茶叶被滚动揉成了卷曲状，也有以布巾包裹茶叶使其成为圆球状，再以手工或布球揉捻机来回碾压、团揉，最终形成半球形或球的。有些茶叶还要摇青，将萎凋的茶叶放在竹筛内，先轻后重，来回筛动，让叶片在摩擦碰撞中，气味相投，渐渐氧化。不同的茶揉青的手法不一样，次数也不一样。这一连串的杀青、蓝化、焙香、精化等过程，让茶叶如孩童一般，逐渐成长。由于制茶技术和保存方法不同，又可将秦岭茶分为绿茶、白茶、红茶、青茶等，就如一样的面粉可以做出不同的面条，一样的叶子也可以制出不同的茶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陕青。

一壶茶，几个茶杯，三五好友围坐石桌前，高谈阔论，这是我坐在商洛金丝峡喝茶的情形。四周层峦叠嶂，只有山风穿林，溪水叮咚和鸟语花香的天籁之声。一杯茶水，万千绿意，小口细品，清香入肺，让人心生禅意。茶中有山，茶里藏河。一壶茶在手，如天人合一，如抚日托月，如捧着千山万水，胸中便有了世界。

秦岭的茶，从生长，到制作，再经车马旅途，行走万里，与水融合，被人享用。这一漫长的旅程，让生命历经枯萎、重生、绽放，如人世的修炼，跌宕起伏，终归平静。它沟通了天地生命，融合了人与自然，传递出一缕醉人的心香，让舌尖在一杯汤水中品到了秦岭的深邃与博大。



春上柳梢

倪双民

初春时节，气温回暖，春意萌动。一场如丝的春雨轻轻柔柔地飘落，无声地滋润万物。

走在山间小道上，放眼望去，烟雨迷蒙。春雨落在田野上，田野似乎清爽了不少；春雨滴在小溪里，溪水欢快了许多；春雨落在柳枝上，柳枝也有了些许的轻柔。细心察看，春雨沿着柳树的枝干慢慢地晕染，褐色枝条慢慢地晕开了青绿之色，虽不明显，但的确在传递着春的气息。

春色先以柳芽归。春雨过后，柳条的肌肤上会冒出点点芽苞，起初只有针尖般大小，慢慢如豆般胀鼓，微微隆起带着青春而又娇羞的梦，迷离在春天的意境里。当泛著朝晖的暖阳轻吻着柳条时，一个个嫩黄的小芽苞就像一只只还未完全破壳的小

雏鸟，睁开好奇的眼睛，抽动嫩黄色的绒毛，稚嫩柔弱而又不失纯真可爱。夜色降临，气温偶降，芽苞就会慢慢地合拢一点点，聪慧而又机灵，就这样往复数日芽苞就会完全开放，露出如婴儿般细嫩的碎叶。细叶如丝如眉，如烟如梦，像初识世界的孩童，稚气十足。

春色渐深时，柳叶成形，颜色呈浅绿色，柳树也从孩童变身为少女，有时会动动手腰身，轻轻舞动，但绝不张扬。有时只是静静低垂，也许在思念心中的友人，素雅而深情；也许在回忆过往，专注而入神；也许在遐想未来的时光，欢欣又宁静。

一树春色千万枝，嫩于翠色软于丝。春风微拂，柳条欢喜，春风和柳条会相互交织。她们时而纠缠缠绵，时而衣袖翩翩，时而低声呢喃，时而笑语轻欢。柳无风不美，

风无柳不柔。春风轻轻擦过柳梢，挠得柳条不断地娇笑。春风想在柳梢停留，柳条会轻轻地晃悠。春风想去别处看风景，柳条会伸出手臂遮挽许久许久。风和柳有时也会相互嬉闹，风伸出修长的手臂想偷偷搂住柳的柔腰，柳却灵巧地闪过，露出妩媚的娇羞。风摆杨柳，杨柳弄风，不知是春唤醒了柳，还是柳唤醒了春。此刻，春和柳似乎已融为一体，难以分离。

柳条百尺拂银塘。生在水边的柳独有一份诗意，好似一位多情的江南女子，婀娜多姿，飘动着柔柔的长发，欲触水面，倒映在清澈平静的水中，连同蓝天白云的倒影呈现出一幅绝美的画面，堤上的柳与水中的柳相依相牵，清新明丽意境幽远。水中时而有小鱼快速游来，探唇摆尾好似在品尝柳枝的清香。偶有鸭儿凫来，水面

涟漪随之快速荡开，有时欢快地扑扑翅膀，激起的水花溅上了柳端，柳条会欢快地颤一颤。

山间道旁的春柳没有河边柳的妩媚和娇羞，却似身段修长的少妇优雅端庄。当清晨的暖阳轻柔地洒向地面时，她大大方方地抬起缕缕阳光涂抹着自己的芳容；微风习习时，她伴着风的节奏优雅地轻舞；燕儿雀儿的翅尖穿过柳梢时，她也会喜悦地舞蹈；闲暇之时，她会静静地远眺，广阔地田野上，有没有谁比她还娇俏！

春面不寒杨柳风，又是一年杨柳青。风摆杨柳，含烟吐翠，如诗似画，似幻如梦，袅袅婷婷，意境盈盈，妙趣横生，发人深省：春上柳梢头，时光不停留。沐浴春光里，加倍要努力。若想事业成，当惜好光阴！

梦见一扇木门

杨贤博

高见的母亲火急火燎找到我。我刚带师生做完早操，累得一头汗，正准备洗漱一下，门被敲得咚咚响，开门见是高见的母亲，先是一惊，急忙招呼坐下。

我清楚高见最近闹离婚，高见感觉愧对七十多岁的老娘，从单位请了长假，去了西安谋生，却托付我隔三岔五去看她。邵琴依然在小镇上经营着理发店，她们协议离婚时都找到我，各自诉说着委屈。

邵琴说，高见背叛了她。女儿都四岁了，他个穷光蛋，一月就那么点工资，不是我理发挣钱养家早就讨饭去了，竟然背过我和灵芝在一起，真不要脸。

高见说，你能相信她的话吗？女人家有的说上没的捏上。咱多年同学了我啥人品你难道不知道？人家灵芝离了婚，同事之间相互帮忙相互关心也是正常的事。那天下午下雨我没有回家，人家包的饺子留我吃了，非要我说我和人家有一腿，压根没有她想的那事。

其实高见和灵芝的事，更多的是邵琴说给我的，她每次说给我时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对高见咬牙切齿，把灵芝视为狐狸精。

两个人的矛盾越闹越大，邵琴晚上去高见单位闹了一场，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高见和灵芝有没有暧昧，一时间街东到街西传得飞快。

灵芝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豁出去了，女人最怕豁出去，也不顾及脸面，冲着邵琴吼出了“我就是爱高见，你这离婚我立马和高见结婚”的话。气得邵琴把高见房里的电脑

砸了，回到店里把吹风机摔了，把理发店墙上两米多长的镜子砸成个碎片，哭闹着这婚非离不可！

双方开始是激烈的战斗，后来是冷战，谁见了谁都是敌人，谁见了谁都恨之入骨。几天后，两个人都找到我，让我当离婚见证人。我左劝右劝，却没人能听进去，离婚的意志都很坚决，都容不了对方。我在他俩“非离不可”的情况下，给高见担了八千元的离婚赔偿款给邵琴，这场婚姻算终结。

人家离婚，我成了担保人，让我有些哭笑不得和无奈。谁让我们都是同学，是他俩在这个镇子上唯一信赖的人。高见家里穷，没有钱，这些钱对于高见不是个小数目。

他们没去办理离婚手续，纵使高见真的有婚外情，也没想着走到离婚这地步，而邵琴更是委屈，没想到高见会背着她搞婚外情，更没想到结婚五年竟然走到尽头。

高见在单位没法待下去，邵琴闹着要和他离婚，灵芝闹着要和他结婚。按离婚协议，十天之内高见把钱一分不少给邵琴。那晚上我给高见出了个主意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先去西安躲躲，把手机号换掉，你走了看她俩和谁闹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过一段时间再说。

我只能我给高见出了个馊主意，但也能这样。邵琴多次跑来问我我要钱，还要高见的电话。我说过一段时间吧，这么多钱，别说高见，就连我也拿不出来，再说了高见去了哪儿也没给我说，电

话关机我也没办法联系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何必把人逼到绝路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女儿都那么大了。

邵琴在我这里得不到高见的任何信息，也软了心，担心高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自己背个罪名，说话明显感觉柔和了许多，没有了当初的刻薄尖锐。出门时总是摆一句：“艳之，你当初要担八千元，你现在就想办法给我，我和高见没完呢！我看你俩穿一条裤子，敢忽悠我，我一辈子都恨你。”我只有笑着把邵琴送出门。而我心里也很清楚，就连灵芝也多次找我，要高见的电话。我当然不会给她，能感觉到灵芝急切地盼邵琴尽快离婚。

高见的电话我咋能不知道？很多个晚上给他汇报邵琴的情况，询问他在西京城的情况。邵琴越是催得紧，让我高见对付的只有一个字：“艳！”

一大早，高见母亲来找我，不知道发生了啥事。我抹了把脸，急忙倒了杯水，让她不要急，有事慢慢说。

高见母亲说：“艳之，你赶紧给高见和邵琴说，千万不要离婚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，高见已经出去半个月了。高见母亲说：“好好的家，让高见弄成这样，工作也没了。你说我这当妈的心里能好受吗？一夜夜熬煎。你说奇怪了，我连续两晚上做了个同样的梦，梦见我家大门坏了，换了个新门，但高见抱着大门怎么安都安不上，门扇上下的轴怎么套也不合适，上边套上了下边套不上，下边套上了上边套不上，好不容易靠

上了又关不到一起，咋倒腾就是不合适。没办法了，高见把原来的那扇木门拿起来，立马就安上了。我思来想去，这梦是高见做的，千万不敢让他胡成。你多给高见说说，你再给邵琴说说好话。让人家女子退一步，忍一忍，一辈子能成为夫妻都是上辈子结的缘，要是离婚了都是我在这当妈的上辈子造的孽。”

我得为老人家“圆梦”而尽心尽力。一个月后，在我的撮合下，邵琴在西京城和高见见面。两个人都显得冷静而多有惭愧，彼此多了一份难以表述的豁然和包容。

后来的日子，两个人再没有提及去民政局离婚的事，邵琴再没有问过八千元的事。

再后来的日子，很少见高见回镇子，邵琴也从镇子上离开。听说他们在城里买了房，把母亲接进城了。二十年过去了，高见的女儿出嫁，我坐在桌旁，主持人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喊：“请新郎新娘父母上台！”远远地，我看见西装革履的高见牵着身着深红旗袍的邵琴的手款款而来，灯光是那样的璀璨而富有诗意……

